

昆嵛山上“长城”长

王锦远

说起昆嵛山，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清幽古洞、麻姑仙迹，还有全真教留下的诸多遗迹。很少有人知道，这座胶东名山的山脊深处，藏着一段渐渐被人淡忘的往事。

一百六十多年前，这里曾垒起一道属于胶东老百姓自己的“民间长城”。它没有万里长城那样的青砖雄关、高大敌楼，也没有皇家工程那种宏大的规制，它样子朴素，甚至有些简陋。清同治年间，当地百姓就地取材，捡来山里的乱石干垒成石墙，顺着昆嵛山西侧的峰峦蜿蜒铺开，默默守着这一方乡土。这就是昆嵛山长城，也叫胶东民间长城。有研究认为，它也是国内现存修建年代最晚的长城之一。

清咸丰至同治年间，社会动荡，兵连祸结席卷齐鲁大地。捻军在清军挤压下辗转向东，直逼登（州）莱（州）腹地。胶东半岛东端三面靠海，后路无援，一旦昆嵛山口失守，如今牟平、文登、荣成一带的村落就直接暴露在兵锋之下。

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，捻军第一次打到昆嵛山前，乡民靠着山口天险，临时组织团练抵御，捻军见已有防备没有继续深入。经过这次惊吓，乡贤们深知只凭临时抵抗难以长久。回乡省亲的户部主事张树甲、辞官归乡的工部主事毕瀚昭等人，联合地方官吏商量抵御之策，牵头办起团练，召集乡民守土护乡。

为把昆嵛山各处险要隘口牢牢守住，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一场老百姓自发自救的筑墙工程，在连绵群山间开工了。这完全是一场民间自发的，没有朝廷下旨，不费国库银两，没有官府派来的专业工匠，全靠牟平、文登、荣成三地百姓有钱捐钱，有粮捐粮，有力出力。山间随处可见的青石、片岩、碎石都是建材，不用泥灰黏合，一层层干砌，顺着山势蜿蜒向前，横贯百里群山。

先人们因地制宜，凭山势布防，处处透着就地取材、因险设防的民间智慧。平缓山口和坡地就砌高墙堵住通路；陡峭崖壁有天险可凭，便不再筑墙，只安排人员放哨值守。昆嵛山三十二处大小山口，全都布下防线，整套防御体系布局周密。这条石墙南起文登唐疃口，北抵牟平新海口，全线绵延近八十公里。如今经调查实测，残存墙体总长约73.3公里，其中不少地段仅存石基或断续墙痕。整条防线串起群山险地，成了守护后方的屏障。

墙体设计简单实用，很适合山地守御。大部分段落墙高两米有余，底宽约1.2米。外墙修得陡直，很难攀爬；内墙留出台阶与平台，方便乡勇登高瞭望、抛掷滚石、轮换站岗。部分墙头向外探出三十厘米厚的石板，进一步增加了进攻难度。一套简易却实用的山地民间工事，就这样在山脊上建成。

如今牟平区昆嵛镇的西口子村，当年正是昆嵛长城的核心关隘，也是为数不多还能看见实物遗存的地方之一。村子卡在进山要道，是整条防线的关键节点。当年这里修有厚实的圩墙，配套关隘与厚重石门，白天开门方便往来，入夜落锁封山戒严，乡团日夜值守。

据村里老辈人相传，早年村北山顶石墙连绵不绝，山口两侧山坡各建有一座五米高的双层瞭望堡垒，隘口还砌有三米高的石门，壁垒森严，易守难攻。历经上百年风雨侵蚀，堡垒和石门早已湮没难寻，只余下村西北山坡上二十多米残墙。粗石层层叠压，石面粗粝斑驳，静静记录着当年守山护乡的岁月。

这场持续五个月的筑墙工程，实实在在护住了昆嵛山以东大片乡土，战乱之后，乡民重修、兴建龙显庵、李龙庙，祈愿地方长久安宁。

古碑拾遗

樊军

周末，约好友同赴栖霞城北母山后老村寻访旧迹。我们由村西主街进入，但见一条小河蜿蜒穿村而行，清莹秀澈，不急不缓，向东注入长春湖，与敦厚静美的母山气韵相融。跨过南首大石桥，沿山道徐行约莫百米，路旁一方古碑落入眼底，静卧于荒草丛间，傍着一座新修的凉亭，默然伫立在母山脚下。

听上山老者闲谈，才知此碑早年另有一番用场：它曾横卧在村东的水沟之上，成了简易小桥。往来车马、上山求学的乡人，都从石上踏过；每逢雨后水涨，清流漫过石面，村妇便蹲在碑上浣洗衣衫。经仔细辨认，石碑取料花岗岩，高160厘米、宽80厘米、厚12厘米，石色沉朴粗粝。饱经百余年风雨剥蚀，古碑边角已经残损，石面漫漶斑驳，大半字迹模糊难辨。幸得村中熟知家史的长者留存碑文底稿，再对着残石、纹痕细细比对辨认，一段尘封旧事才得以重见天日。

碑立于清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二月清明。碑额镌字：清故处士外祖考范公讳克君 妣范阃殷太君合墓。碑文自右向左竖书，叙范氏一段宗族旧事：外祖兄弟三人，长兄无后，另有一姊妹嫁入郝家，便是立碑人郝元锡的母亲；次兄范克恭，其子远迁海北；幼弟范克猷，育有一子名休礼。因范克君身后没有亲生之子，祭祀香火难以为继，族中亲长一同商议，将范休礼过继给他承嗣，主掌奉祀，于是刻石为记。落款是甥孙、庠生郝元锡敬立。

墓主范克君，是一位未曾出仕、守德乡野的处士，与夫人殷氏同穴合葬。在宗法秩序之下，为不让先祖祠祀中断，族人共商立嗣，以休礼为继，担起奉祀范克君的责任。字里行间，正是晚清胶东乡土宗族传承与立嗣习俗鲜活而真切的体现。

草木环拥，古碑无言。作为过客，我们只是偶然拾得这一方残石的线索。寥寥数行斑驳刻文，藏着范氏支脉分衍、族人远徙、过继承宗的旧事，留存着一代代乡民的生活印记，藏着乡土宗法的仪轨，牵系着一方土地割不断的人文根脉。于母山后而言，它不仅是一块安静的碑刻，更是触摸、勘研村史、家族溯源难得的实物珍存。

猫冬往事

孙瑞

眼下北方已进入冬季，胶东人骨子里有一种独特的生活智慧——猫冬。猫冬的核心就是“宅”，这可不是躺平。躲在家里、少外出，安安稳稳过冬。“猫”就是躲、蜷着的意思，像小猫一样窝在暖和的屋里。这种传承下来的生存方式，蕴含着独特的生活哲理和浓厚的民俗文化。

以前一到猫冬时节，人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以抵御刺骨的寒风。小雪过后，被称为“雪窝”的胶东大地银装素裹，白雪皑皑，热土炕派上大用场。春夏时由老把式盘炕，精心打造，任凭外面北风呼啸，家里温暖如春。人们围坐在热炕上，炕面上再放上切好的青萝卜条，闲谈间咬一口嘎嘣脆，十分惬意。

农家人猫冬也闲不住，男人常坐在炕旮旯编筐编篓，妇女们则坐在热炕头上飞针走线，绣花、编小辫。老太太们则裹着厚棉袄，坐在炕沿上纳鞋底，布满老茧的手指捏着针线，在布面上穿梭往复，细密的针脚里，缝着对家人的牵挂与暖意。

早年我们村和青岛外贸工艺品厂有业务往来，猫冬时会接一下工厂里拨下来的玉米皮编小辫的业务，分到每家每户代加工。大队选派一两名技术员，到青岛学习，回来再传授，让大家足不出户，在炕头上即可创收增效。编的花篮、提篮、茶垫、坐垫等玉米皮工艺品，先后出口到日本、韩国，并远销欧美地区。不仅为国家赚了外汇，而且自己挣了工分，创造劳动价值。

县绣花厂也在我村设代加工点，定期下乡安排一些代加工的活计。那时的绣花，主要集中在生活用品和服饰装饰上，图案以自然元素为主，主要是枕套、门帘、被罩、沙发罩、电视机罩、围腰、手巾等。其针法有直针、曲针、齐针等，绣法有平绣、锁绣、钉线绣等。“绣娘”一招一式、一针一线，都是严格遵循纹路走向，颇有章法。

猫冬时节，整个村庄像是被按下了“慢放键”，浸在一片慵懒又安稳的氛围里。地里的庄稼颗粒归仓，化作粮囤里饱满的谷粒。老黄牛也进了牛棚休养生息，仿佛在为来年的耕耘养精蓄锐。孩子们也不必放学挖野菜，割草拾树叶，迎来了猫冬的“两大盼”。一盼味觉享受。村里会分配家家户户扒花生种的任务，一些拣出来的小花生，可解馋瘾。二盼听觉享受。孩子们特爱听大人讲故事，我们那里有个老秀才，熟读四书五经，满腹经纶。一到猫冬时节，孩子们按捺不住，总是跑到他那里听故事。秦始皇三下胶东，诸葛亮借东风……还有《七侠五义》《聊斋志异》的故事，让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，神魂颠倒。

猫冬前，各家各户满院子忙着晾大白菜，晒萝卜条，腌瓜齑。如家里来客人，大人赶忙吩咐孩子用地瓜干到供销社换一斤散装老白干，再端上一小碟腌萝卜干或一把花生米，浅酌闲谈，真是难得的惬意。

猫冬季节的美食也多，热气腾腾的蒸萁馏端上饭桌，就着香喷喷的大葱蘸虾酱，既熨帖又下饭；豆汁与萝卜缨熬一锅馇，全家人每人盛一碗，吃起来像面条一样顺溜；还有软糯可口的萝卜丝地瓜面包子，保准个个吃得肚儿圆……这些美食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，更成为冬日里温暖的慰藉。

进了腊月，猫冬的日子慢慢染上“年”的味道。人们开始忙着磨豆腐，蒸饽饽等。豆腐谐音“兜福”，饽饽寓意蒸蒸日上、家业兴旺，所以过年家家户户必备。接下来，更热闹的杀年猪、蒸年糕、炸年馃等仪式接踵而至。当残冬的寒意渐渐褪去，猫冬，悄无声息地落下帷幕。春天，便踏着轻盈的步履，悄然而至，田间地头又要热闹起来……